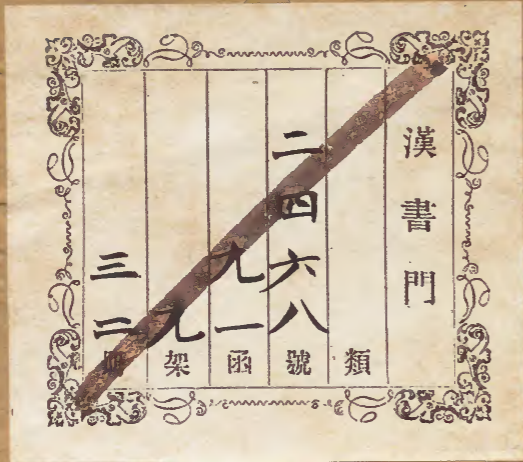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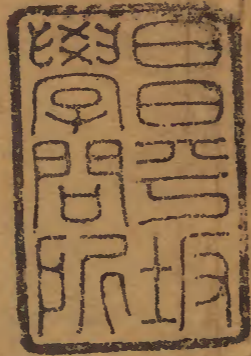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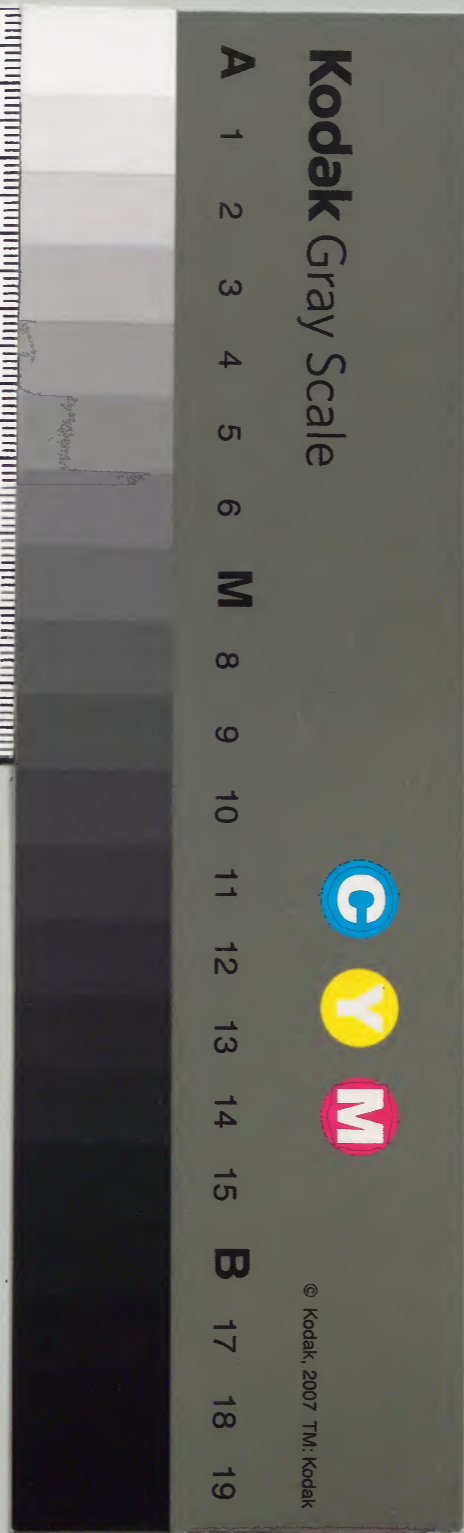


小學考

十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68
冊數	32(14)
函號	297 92





小學考卷十八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編

文字二十

王氏 安石字說

宋志二十四卷

佚

宋史王安石傳曰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學
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
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
熙寧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七年罷八年復拜
相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乞遠元豐三年復拜

淺草文庫

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于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

安石自序曰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閉塞合散出入其形之橫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

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知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安石進字說劄子曰臣在先帝時得許慎說文古字妄嘗覃思究釋其意冀因自竭得見崖畧若矇視天

終以罔然念非所能因畫而止頃蒙聖問俯及退復
黽勉討論賴恩寬養外假歲月而桑榆憊耗久不見
功甘師顏至奉被訓勅許錄臣愚妄謂然者繕寫投
進伏惟大明旁燭無疆豈臣熒爇所敢衒冒承命違
迫置慙無所如蒙垂收得御安間千百有一儻符神
情愚所逮及繼今復上千汗宸展臣無任悚惕
安石進字說表曰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
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喻之禁誅亂名豈
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道衰以
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僮敢逮斯
事中謝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聲聲以類合皆足

相知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
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人則效此故上
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表曲直
耦重交析反缺到仄自然之形也發歛呼吸抑揚合
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
之義也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
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
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
所不能通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卽此而可證亦
非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伏惟皇
帝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朔法紹天覺民乃

惟茲學隕缺弗嗣因任衆智微明顯隱蓋將以祈合
乎神旨者布之海內衆妙所寄窮之實難而臣頃御
燕間親承訓敕抱痾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
冒免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
涓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以聞
黃庭堅書王荆公騎驢圖曰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
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
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席或至千餘字

晁公武讀書志曰皇朝王安石介甫謨晚年間居金
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表裏而元祐
中言者指其揉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時禁絕
之

陸游跋曰字說凡有數本蓋先後之異猶非定本也
葉適石林燕語曰凡字不爲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
主義或聲或形其類不一先王畧別之以爲六書而
謂之小學者自是專門一家之學其微處遽未易盡
通又更篆隸損益變易必多乖失許慎之說文但據
東漢所存以偏旁類次其造字之本初未嘗深究也
王氏見字多有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書且不問
矣况所謂小學之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
有一字折爲三四文者古書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
以闕然起而交詆誠不爲無罪然遂謂之皆無足取

則過也

朱翌猗覺寮雜記曰介甫字說徃徃出于小說佛書且如天一而大蓋出春秋說題詞天之爲言填也居高理下合爲太乙分爲殊形而立字一而大見法苑珠林如星字物生於下精成於列精成於列晉天文志張衡論也鸛鶴勾其足而欲墮見酉陽雜俎鸛鶴之交勾其足徃徃墮地人掩之以爲魅藥年字禾一成爲年書正義孔炎曰年取禾穀一熟潜珍閣銘云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漢郗萌記夫天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瞽精絕故蒼蒼然也譬如旁

望遠道之黃山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窈黑青非真色黑非大體也

王觀國學林曰許慎說文礦胡猛切璞也亦作卅古文也故周禮有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鄭氏注卅之言礦也金石未成器曰礦觀國案礦亦作卅亦作鉞則卅者古文礦字也周禮釋音卅音胡猛切王荆公引詩總角卅兮以釋卅人之義取其有分別之義若然則卅當音慣而卅人亦音慣矣若卅人音慣則字書卅人之卅當棄而不用也故荆公字說收礦字而不收卅字恐卅字未可遽爾削去也禮記曰天子之六府有司貨鄭氏注曰司貨卅人也陸德明音義卅

胡猛切義甚明也廣韻上聲於磳字訓曰金磳璞也
於卅字訓曰金玉未成器也又二字分二切則誤矣
禮部韻畧上聲卅字胡猛切金玉未成器也磳字古
猛切銅鐵璞石也亦誤矣蓋卅磳乃一字一義也廣
韻禮部韻畧皆分作二字二義而所訓二義又同而
無別蓋廣韻唱其誤而禮部韻畧襲其誤也

葉大慶攷古質疑曰古人制字皆有名義或象形而
會意或假借而諧聲或轉注而處事莫不有意存乎
其間是以成周設官外史達書名于四方行人論書
名于九歲凡以是也故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
蠱見于左傳者不一雖然要難一律論也近世王文

公其說經亦多解字如曰人爲之謂僞曰位者人之
所立曰訟者言之於公與夫五人爲伍十人爲什軟
血自明而爲盟二戶相合而爲門以兆鼓鼗與邑交
則曰郊曰同田爲畱分貝爲貧之類無所穿鑿至理
自明人亦何議哉有如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朱晦菴
亦或取之惟是不可解者亦必從而爲之說遂有勉
強之患所以不免諸人之譏也

邵博聞見後錄曰王荆公喜說字至以成俗劉貢父
戲之曰三鹿爲麤鹿不如牛三牛爲犇牛不如鹿謂
宜三牛爲麤三鹿爲犇若難于遽改欲令各權發遣
荆公方解縱繩墨不次用人徃徃自小官暴據要地

以資淺皆號權發遣故并謔之劉貢父云有人不識
鬪爭字以書問里先生答曰仄更切又疑更字問曰
戶橫切又疑橫字問曰加行切又疑行字問曰華爭
切竟不知其何音也予嘗舉以爲笑歡客有善切字
者非之亦難與言也

邵博聞見後錄曰王荆公晚說字客曰霸字何以從
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殺伐累言數百不休或曰霸
從雨不從西也荆公隨輒曰如時雨化之耳其學務
鑿無定論類此如三經義頒于學官數年之後又自
列其非是者奏請易去視古人懸諸日月不刊之說
豈不誤學者乎

鄧肅書字學曰莊周以短後之衣爲趙王說劍孟軻
與齊王辨乃論好色好貨二公之論雖主於正然其
始也別之以所好及其終也乃極之以所不可爲熙
豐以來專用王安石字學士夫師之不敢誰何蓋寧
以孔聖爲誤耳端不敢以鄭服爲非也蘇東坡尤切
齒時於文字中以兒戲玩之今觀其論八佾則考說
文曰從人從舟了齋先生極論新法不便且著尊堯
集鄙視安石不啻奴隸等及作書與曾子宣乃論悔
字從心從每觀二公之論又若未能忘字學者或者
疑之予曰莊周孟軻之意也或者曰然

羅璧識遺曰王臨川謂詩製字從寺九卿所居國以

致理乃理法所也釋氏名以主法如寺人掌禁近嚴
密之役韻書寺音侍詩注初音皆如字皆謂法禁所在詩從寺謂理
法語也故雖世衰道微必止乎禮義雖多淫奔之語
日思無邪後之詩直者傷於訐美者傷於諛甚至增
淫導欲誇華鬪靡豈詩之旨哉

袁文龜牖間評曰洽倫古之能樂人也因詩簡兮序
云衛之賢者仕于伶官洽字改為伶字後世遂以洽
為伶其誤已久矣而左氏傳云洽人也乃是其注又
云樂官依字作伶其誤抑又甚焉若王介甫解伶字
乃云伶非能自樂也非能與眾樂樂也為人所令而
已此又似乎穿鑿

又曰字說于種字韻中入種字云物生必蒙故從童
艸木亦或種之然必種而生之者禾也故從禾字王
介甫亦以種為種字焉藝苑雌黃云種植之種其字
從童之用切種陸之種其字從重直容切蓋與此意
同矣

又曰役字古或從亼五經文字言之甚詳米元章蓋
知之矣故其帖文陋邦幸得君子與遊未良歎而行
役相仍作此役字是也又字說云戍則操戈役則執
戈余謂此役字不必從亼止合作役字五經文字自
有此役字也

楊慎曰王荆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

貢父曰易之觀封卽是老鸛詩之小雅卽是老鴉荆公不覺欣然人乃悟其戲又問東坡鳩是何以從九東坡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個又自言波者水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是水之骨也

按張有與安石論字不契作復古編力排之

唐氏耕字說解

讀書志一百二十卷

佚

晁公武讀書志曰皇朝唐耕誤紹聖以來用字說程試諸生解者甚眾耕集成此書頗注其用事所出壹時稱之耕知邛州日奏御

黃朝英細素雜記曰字說鳩从句鶴从欲解云鳩鶴多欲尾而足勾焉余少時讀字說而不解其義後因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鳩鶴交時以足相勾促鳴如鼓翼相鬪狀徃徃墮地人或就將掩之取其勾足爲魁藥今觀鳩鶴羣集木上其間或有雙墮地者以是驗成式之言果不妄而舒王於百家小說之書無所不取也唐耕注字說但云鳥名引考工記曰鸛鶴不踰濟而已其它無義蓋唐公亦未見段成式之說

楊氏時字說辨

一卷在龜山集

存

按字說已不存惟見於是書所引如空無土以爲穴則空無相無工以空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倥侗真空者離人焉倥異於是無中無所有耳大同者離人焉侗異於是將不能爲其有耳同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曰一口則非是同矣金銅金正西也土於此終水於此始銅赤金也爲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童始生而蒙信本立矣方起而稗仁端見矣中中通上下得中則制命焉忠有中心有外心所謂忠者中心也洪洪則水共而大洪籠所謂

洪者五行也亦其而大鴻大曰鴻小曰雁所居未嘗有正可謂反矣然而大夫贊此者以知去就爲義小者隨時如此而已乃若大者隨時則能以其智與事造業矣鴻從水言智工言業故又訓大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若大夫者不能克也公雖尊位亦事人亦事事松柏松華猶愧也而實亦元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柏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拙所執躬圭者以此公用直所執桓圭者以此籠從竹徙龍內虛而有節所以籠物雖若龍者亦可籠焉冬春徂夏爲天出爲之人秋

小學考
十
徂冬爲人反而之天天示一而大者天也二
而小者示也又曰天得一而大地得一而小
義利歛仁氣以爲義散義氣以爲和犧牲殘
而殺之和所以制物完而生之義所以始物
戲自人道言之交則用豆辨則用戈慮而後
動不可戲也戲實生患自道言之無人焉用
豆無我焉用戈無我無人何慮之有用戈用
豆以一致爲百慮特戲事耳戲非正事故又
爲於戲傾戲之字置罷上取數備有以口下
則直者可置使無貳適惟我所措而已能者
可罷使無妄作惟我所爲而已終無時也無

勿也則無始如耶於事則聽思聰於道則聰
忽矣思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若是者其
心未嘗動出也故心在內味莖菹一草而
五味具焉卽一卽五非一非五故謂之莖衆
而出乎一亦反乎一故謂之菹之有所之者
皆出乎一或反隱以之顯或戾靜以之動中
而卜者所之正也懿徽壹而恣之者懿也俊
德之美也微而糾之者徽也元德之美也除
有陰有陽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辨新故
相除者人也蟋蟀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至於
蟋蟀其率之爲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故

詩每况焉紅紫紅以白入赤也火草金以工
器成焉凡色以系染也紫以赤入黑也赤與
萬物相見黑復而辨於物爲此而已夫有彼
也乃有此也道所貴故在系上工者事也此
者德也豐豐者用豆之時崇高高言事崇指
物陰陽

無名氏字說偏旁音釋

讀書志一卷

佚

無名氏字說疊解備檢

讀書志卷一

佚

晁公武讀書志曰二書不見誤人名氏

夏氏 竦 古文四聲韻

讀書志五卷

存

宋史夏竦傳曰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以父承皓死
難錄竦爲潤州丹陽縣主簿繼舉賢良方正擢光祿
寺丞慶歷三年召爲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奏詔
徙知亳州授吏部尙書歲中加資政殿學士及明年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樞密使封英國公罷知
河南府未幾加兼侍中徙武寧軍節度使進鄭國公

以病歸卒謚文莊

竦叙曰臣謹按尚書正義曰科斗書古文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古文形多類粗尾細腹狀團圓似水蟲之科斗也漢書藝文志載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學之者鮮矣兩漢而下蔡中郎刻石經杜伯山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又汲郡安釐王塚壞得竹策古文春秋書楚書者最精晉魏以降肄習殆絕唐正元中李陽水子開封令服之有家傳古孝經及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授之韓愈愈識歸公歸公好古能解之因遺歸公又有自項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經亦云渭

上耕者所獲其次有補闕衛包勒修三方記於雲臺觀瞿令問刻窰蹲銘於營道及天臺山司馬天師漆書道德經上下篇幢龍德中羅浮道士厲山木重寫其本藏之天台玉霄藏聖宋有天下四海會同太學博士周之宗正丞郭忠恕首編汗簡究古文之根本文館學士句中正刻孝經字體精博西臺李建中總貫此學頗爲該洽翰林少府監丞王維恭寫讀古文筆力尤善殆今好事者傳識古文科斗字也臣遠事先聖久備史官祥符中郡國所上古器多有科斗文深懼顧問不通以忝厥職由是師資先達博訪遺逸斷碑嘉簡搜求殆徧積年踰紀篆籀方該自嗟其勞

小學考
三
慮有散墜遂集前後所獲古體文字準唐切韻分爲
四聲庶令後學易於討閱仍條其所出傳信於世字
有關者更俟同志相續補綴此者伏遇體天法道欽
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緝熙百度宣精六藝法
唐堯之稽古邁商宗之興學多能攸縱小善不遺猥
錫宸旨特令進御臣久役廢書積憂傷目數四校讎
尙虞舛誤干冒宸宸伏增惶越慶歷四年二月二十
四日推誠保德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吏部尙
書知亳州軍州事管內河堤勸農使兼管句本州駐
泊軍馬公事開治溝洫河道事上柱國九江郡開國
公食邑八千四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臣夏竦謹

序進

呂大臨考古圖釋文序曰古文三代之書名也小篆
興而古文亡至漢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璧中書及張
蒼獻古春秋左氏傳魯三老獻古孝經及郡國於山
川得鼎彝之銘然後古文復出孔安國以伏生口傳
之書訓釋璧中書以隸定古文然後古文稍能訓讀
其傳於今者有古尙書孝經陳倉石鼓文及郭氏汗
簡夏氏集韻等書尙可參考

中興書目曰古文四聲韻五卷夏竦集前後所獲古
文字準唐切韻分爲四聲

鼂公武讀書後志曰古文四聲五卷皇朝夏竦撰博

采古文奇字分四聲編次以便檢尋

黃伯思東觀餘論曰漢甄豐稽正古文字其一古文魯堂壁中書也其二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古文高質而難遽造若三代鼎彝遺篆是已奇字怪巧而差易工若漢劉棻從揚雄所學及近世夏鄭公集四聲韻所載是已今人往往不能辨之遂盡以奇字爲古文焉

洪适隸續曰魏三體石經皇祐癸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題曰石經遺字卽小歐陽集古目中所有者慶歷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經數十字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

王應麟玉海曰慶歷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知亳州夏竦上新集古文四聲韻五卷古文所出書傳汗簡至鳳樓記

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序曰爰自慶歷中文莊公夏竦搜求斷碑嘉簡銘記文頌所得之字殆及百家上以備顧問之不通下以便後學之討閱功雖甚勤殊多舛謬

熊朋來廣鐘鼎篆韻序曰初夏氏倣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于時器款未備其間鐘鼎字文缺畧頗汎取俗書以備奇字亦未以鐘鼎名也

吾邱衍學古編曰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前有序并全銜者好別有僧翻本不可用此書板多而好者極不易得韻內所載字多云某人集字初無出處不可遽信且又不與三代款識相合不若勿用然古文則無文字故前列之古文尙書係後人不知篆者以夏竦韻集成亦有不合古處

劉有定衍極曰趙明誠雖以一字石經爲中郎所書乃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曰禪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文旣以此碑爲石經又

有蔡邕石經亦非也

顧起元說畧曰夏英公集古篆韻所引書目汗簡說文石經字畧夏書攜韻雲臺碑豫讓文古孝經古周易古尙書演說文雜古文林罕集古老子山海經古史記古漢書孫彊集馬曰禪集牧子文古世本義雲章古莊子碧落文華嶽碑古孝經張揖集亢倉子古爾雅古論語古毛詩開元文李彤集古春秋古禮記徐邈集三方碑茅君傳古樂章古周禮石柳文濟南集馬田碑銀牀頌烟蘿頌荆山文庾儼集古月令南嶽碑陰符經王庶子碑祝尙邱韻比干墓銘衛宏字說貝邱長碑凌壇臺文季札墓銘滕公墓銘周才字

錄朱育集字樊先生碑義雲切韻羣書古文楊大夫
碑天台經幢蔡邕石經王維畫記顏黃門說庚儼字
書證俗古文王先生誅彌勒篆碑楊氏阡銘鬱林序
文周書大傳淮南子上昇記王維恭黃庭經趙琬璋
古字畧王存父切韻張庭珪劔銘裴光遠集綴郭昭
卿字指李商隱字畧崔希裕纂古邱光庭叙文鳳棲
記英公所疏未備者神禹碑詛楚文顧野王玉篇謝
康樂要字苑葛洪要用字苑顏延之纂要顏真卿韻
海鏡原李陽水謙卦碑新泉銘諸種
錢曾敏求記曰慶歷四年三月夏竦新集古文四聲
韻序之以進前列所引書今無一存者矣序文脫字

甚多俟博訪藏書家全本補錄之

汪立名汗簡序曰郭宗正汗簡見宋史藝文志與佩
觿並列自夏英公集古文韻而下凡小學之書無不
援据

全祖望跋曰夏英公集予曾於永樂大典中見之至
其古文篆韻但見於晁子止讀書志而後此著錄家
皆無有意以爲亡矣范氏天一閣有之乃借抄焉據
晉陵許端夫所爲序蓋紹興乙丑浮屠寶達重刊於
齊安郡學許爲郡守因序之寶達者劉景文之孫也
景文與東坡善而寶達精於古文篆親爲摹寫其亦
南嶽夢英一流矣至於北宋所雕本當有前序而今

失之然予觀是書所引遺書編八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簡未嘗多一種其實卽取汗簡而分韻錄之無他長技也蓋汗簡之部居一本說文而是書則本廣韻乃絕無增減異同於汗簡則是書雖不作可也但考宋史經籍志及玉海其時有宗室善繼者豫於汴京石經之役亦嘗進古文篆韻一書不知其於英公所作如何而惜乎今不可考范氏又載有吾衍續古文篆韻一卷予取視之實不過周秦古篆遺字非續韻也

天祿琳瑯跋曰竦進書序稱慶歷四年二月結銜爲吏部尙書知亳州軍州事證之史傳適符合史又謂竦以文學起家有各一時朝廷大典策累以屬之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以指畫膚是竦於大小篆功力獨深此本影鈔楷法皆本歐陽篆文從者如懸衡者如編頗得蔡邕書勢之妙洵可寶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據吾衍學古編稱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前有序併全銜者好別有僧翻本不可用又據全祖望鮎崎亭集有是書跋稱借鈔於范氏天一閣爲紹興乙丑浮屠寶達重刊蓋卽吾衍所謂僧翻本也此本從汲古閣影寫宋刻翻雕有慶歷四年竦自序卷首題開府儀同三司行吏部尙書知亳州軍州事夏竦集是吾衍所謂前有序及全銜者矣其書

以四聲分隸古篆全祖望跋稱所引遺書八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簡未嘗多一種實即取汗簡而分韻錄之絕無增減異同雖不作可也其說固是然汗簡以偏旁分部而偏旁又全用古文不從隸體猝不易尋此書以韻分字而以隸領篆較易於檢閱此如既有說文而徐鍇復作篆韻譜相輔而行固未可廢其一也惟其書由雜綴而成多不究六書之根柢如親即古親字也親字下既云古尙書作廟又別出一窺字偽從山爲從穴云即古雲字也雲字既云說文作𠄎云字下又云王存父切韻作𠄎即古瞿字𠄎字下引汗簡作𠄎瞿字下又引崔希裕纂古作界以及朝

𠄎聞閱協叶之類不可殫數龕字引古尙書是西伯戡黎之戡古字通也乃不併於戡字而自爲一條是由不知古文誤以一字爲二也澄卽激字之別體采字下引雲臺碑作𠄎激字下引王庶子碑作𠄎彩卽采字之別體采字下引雲臺碑作𠄎彩字下引義雲章作𠄎以及桐杲崇宥窺闕謬謨仙僊員圓熙熨奉捧准準帽冒竟競之類不可殫數是又由不辨俗書誤以一字爲二也覃韻之函乃函蓋字咸韻之函乃函谷字而竝引南岳碑作𠄎仙韻之鮮乃腥鮮字於古當從三魚獮韻之鮮乃鮮少字於古當從是從少乃竝云古老子作𠄎顏黃門說作𠄎古尙書作𠄎說

文訓荒爲荒蕪本爲兩字而以古尙書之荒字籀韻之荒字竝列荒字下是不辨音義以二字合爲一也𠄎𠄎𠄎三字竝出說文乃惟云𠄎字出說文𠄎𠄎字則云出貝邱長碑古老子三字則云出天臺經幢𠄎字出石鼓文乃云出王存父切韻𠄎字出說文𠄎字出儀禮灋字𠄎字𠄎字𠄎字出周禮乃竝云出崔希裕纂古𠄎字出荀子公羊傳乃云出古文是不求出典隨所見而摭據也𠄎字說文本作𠄎乃云出唐韻𠄎字說文本作𠄎乃云出汗簡燒字說文本作燒乃云出崔希裕纂古以及兮回冰井丑志之類全與說文相同者亦不可殫數是併不辨小篆也至於室字

云季札墓銘作𠄎季札墓銘無室字怕字云古孝經作𠄎古孝經無怕字益杜謾矣他如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之類相連竝立猶云一篆文一改篆爲隸也至保字下云崔希裕纂古作保鴈字下云籀韻作鴈則全作隸書點畫不異更不解其何故讀是書者亦未可全據爲典要也所列韻目據自序云本唐切韻仙韻下增一宣韻與徐鍇韻譜同覃談二韻列於麻後陽前蒸登二韻列於添後咸前與顏元孫干祿字書同蓋唐制如是至齊韻之後佳韻之前增一核韻與二書又不同殆唐韻亦非一本歟是則不可考矣錢大昕跋曰新安汪氏重刊夏英公古文四聲韻五

卷前有慶歷四年進呈序蓋從汲古毛氏影宋鈔本全紹衣鮎埼亭外集有跋云是書即取汗簡分韻錄之絕無增減異同今攷汗簡所引七十一家而此書所引九十八家雖不無重複而增益已不少全所鈔得之天一閣范氏有紹興乙丑晉陵許端夫後序而無英公自序蓋別是一本恐非英公書也英公博覽好古而未通六書之原不能別擇去取故躋譌複沓較之汗簡爲甚如崔彥裕纂古多謬妄不經之字籀韻災復後人妄作精于六書者自能辯之

按竦摹古奇字分四聲編次而注所出於每字下慶歷四年二月序進卷首標列所引各書錢遵王謂近世無一存者按之雖不盡然然所見亦罕矣

鄭氏惇方篆髓

焦氏經籍志六卷

未見

蘇軾書後曰滎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揚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

同則寒温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爲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爲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爲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日言各有當也而况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鄭氏 惇方 字義

一卷見蘇軾東坡集

未見

黃氏 伯思 古文韻

見東觀餘論

佚

伯思自跋曰古文韻後政和六年冬以夏鄭公四聲集古韻及宗室克繼所廣本二書參寫并益以三代鍾彝鼎器款識及周鼓秦碑古文古印章碑首并諸字書所有合古者益之比舊本殊廣以備遺忘作隸字書者多有譌舛亦姑藏之以廣異聞觀者其自辯

之十一月丙申于山陽栖鳳堂親寫十二月丙戌於
廣陵瓜步舟中記之

王氏珩字學撫要

二卷見鄞縣志

未見

寶慶四明志曰王珩字彥楚說子大觀三年進士官
至宗正少卿年八十卒

樓鑰攻媿集曰吾鄉舊有五老會宗正少卿王公珩
朝議蔣公璿郎中顧公文衡州薛公朋龜太府少卿
汪公思溫皆太學舊人宦游畧相上下歸老于鄉年
七十餘最為盛事

天保

